

福建宁德方言小称后缀和小称变调*

陈 丽 冰

(福建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 福建宁德 clbaa1120@sina.com)

提要 宁德方言小称后缀有“囡”和“子”。“囡”是方言自源成分,构词能力强,至今仍是能产的小称后缀,主要用于表小。“子”是宁德方言接受强势方言影响的结果,在“囡”的压迫下作为小称后缀已失去活力。小称变调有高平调和高降调两种,主要用于人名、亲属称谓词和儿童语体中,其规律是在原调型的基础上夸张地提高调值幅度上限,表示亲热、娇昵。宁德方言小称后缀和小称变调功能上各有分工。

关键词 宁德方言 闽语 小称后缀 囡 子 小称变调

壹 引言

宁德市蕉城区地处福建省东北部,北接周宁县、福安市,南邻罗源县,东濒三都澳港湾,东北与霞浦县接壤,西与屏南县相连,是宁德市政府所在地。1988 年宁德撤县设立县级宁德市;1999 年撤销宁德地区设立宁德市,县级宁德市改设蕉城区。本文仍按当地人习惯称蕉城区为宁德,所指宁德方言为蕉城区方言,与《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所指宁德方言范围一致。

宁德方言有老派、新派之分,城乡差异明显,本文记音以城关中年人的新派发音为准^①。宁德(城关)方言新派发音的单字调如下:

阴平 [ɿ]334	上声 [ʌ]41	阴去 [ɿ]35	阴入 [ɿ]23
阳平 [ɿ]11		阳去 [ʌ]411	阳入 [ɿ]54

宁德方言阴平调为高平调,调尾略有上升,也可以记作[ɿ]44。上声调与阳去调调值接近,都是高降调。上声调是陡降,阳去调下降舒缓而稍长。两调的区别也表现为主要元音长短的区别,例如:海 xaiɿ≠害 xaiʌ|扭 niuɿ≠尿 ni:uʌ|九 kauɿ≠厚 ka:uʌ|勇 yŋɿ≠样 y:ŋʌ。上声和阳去的字在有最小对立字时(在一部分非开尾韵中),区分明显,如上述例字。但在没有最小对立字时,不易区分。开尾韵没有这种元音长短的对立,都读作阳去。例如:宝 pəu=抱 pəu|买 mɛu=卖 mɛu|写 sieu=社 sieu|拗 aʌ=下 aʌ^②。本文将上声记作[ʌ]41,阳去记作[ʌ]411。宁德方言阴入调为低升,阳入调略有下降,阳入调发音比阴入调急促。

贰 宁德方言小称后缀

2.1 “囡”是闽语的特征词。宋《集韵》:“囡,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囡”。唐代诗人顾况所作古诗《囡》,自注曰:“囡,音蹇,闽俗呼子为囡,父为郎罢。”可见,“囡”是闽语中很有特色且较为

* 本文系 2011 年福建省教育厅 A 类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宁德方言研究”(项目编号:JA11296S)成果之一。本文得到导师陈泽平教授悉心指导,承蒙秋谷裕幸先生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 宁德城关方言为笔者母语。本文记录以笔者发音为主,同时参考了冯仑的发音。冯仑,男,56 岁,大学文化程度,教师,世居宁德。

② 此处例子得到秋谷裕幸先生调查验证。

古老的一个方言词。宁德方言中,“囡”音为[kiaŋ²],表示“儿子”或“儿女”,用法如下:

①“囡”表示“儿子”或“儿女”。

大囡大儿子	细囡小儿子	双生囡双胞胎	生囡生孩子
囡孙子孙	老妈囡妻儿	囡郎罢父子	囡郎奶母子
别依囡别人的儿子	病囡怀孩子的病		

②“囡”表示动物的幼体或植物的细株。

鸡囡	鸭囡	老犬囡小狗	猪囡
猴囡	牛囡	老蛇囡小蛇	蛭囡小的蛭子
鱼囡	鳗囡小鳗鱼	虾囡	笋囡小笋
竹囡小竹子	桔囡一种小桔子,味儿酸		

③“囡”表示某些体型小的动物或较小的器官。

螻囡小黑虫	鸟囡麻雀	螭囡小蜘蛛	耳囡耳朵
拳头囡小拳头	指头囡小指	舌囡小舌	骹肚囡小腿肚

④“囡”表示较小的无生命的事物。

厝囡小房子	弄囡小巷	店囡小店铺	鼎囡小锅
碗囡	杯囡	碟囡小碟子	盘囡
面桶囡小脸盆	凳囡	盒囡小盒子	刀囡小刀儿
铰刀囡小剪刀	桶囡	索囡细绳	钉囡
门囡小门	空囡小孔	麻雀囡赌资小的麻将	雨囡小雨
雨濛囡毛毛雨	疖囡疖子		

⑤“囡”有区别词汇意义的作用,往往使词义由泛指转向特指。

豆囡豆腐脑儿	糖囡麦芽糖	熏囡香烟	锡囡冥钞
番钱囡硬币	裙囡婴儿的围裙	衣裳囡婴儿的衣服	鞋囡婴幼儿穿的小鞋
药囡西药片儿	茶囡中草药	新妇囡童养媳	菜囡小白菜

⑥“囡”表示昵称或蔑称。“囡”用在人名后,是一种昵称,表示亲昵、喜爱,一般是长辈对小辈的爱称,也可用于平辈之间表示亲切。例如:

英囡英为人名	华囡华为人名	妹囡对女儿的昵称
--------	--------	----------

有些词加“囡”,在词汇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附加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例如:

后生囡小伙子	傀儡囡小孩儿	依客囡小客人	外甥囡小外甥
诸满囡小女孩	妮婿囡小女婿		

“囡”用于国名、地名、职业名后,表示蔑称,含有蔑视、厌恶的感情色彩。例如:

日本囡日本鬼子	美国囡美国佬	番囡外国人	福州囡福州人
曲蹄囡厝民	婊子囡婊子养的	治猪囡杀猪的	剃头囡剃头匠
拍铁囡走江湖行骗的	客遛囡花花公子	棺材囡臭小子	死囡臭小子
矮囡矮子	痞囡流氓	贼囡小偷	乖囡滑头的人
败家囡败家子	短命囡短命鬼	骹囡团体中的小人物	

⑦“囡”作为后缀,没有什么词汇意义,只是单纯性的名词标志,例如:

钳囡钳子	钻囡锥子	凿囡凿子	镊囡镊子
------	------	------	------

⑧“囡”用于数量词后面,是把事物的数量往小里说,不一定指形体或数量上的小。例如:

蜀行团—会儿	蜀粒团—小粒	蜀菩团—小朵	两斤团才两斤
蜀杯团—小杯	蜀瓶团—小瓶	蜀碗团—小碗	蜀丸团—小团

这种情况下,数词多限于“蜀”、“两”等较小的数目。

“团”在①—⑧中的用法,语义上由实到虚,大体上反映出“团”的语法化过程。“团”通过义的引申和发展以及指称对象的不断扩展,实现由实到虚的演变:儿子、儿女→动物的幼体或体型小的动物→植物的细株→较小的无生命的事物→改变词根意义的构词语素→单纯性名词后缀→附加于数量词后面,“团”主要的作用是指小。即使是作为构词语素,使词根意义由泛指转向特指以及单纯性名词后缀的“团”尾词,也主要是指小的。至于表示亲昵喜爱或厌恶轻蔑的“团”尾词,指小的意义已不太明显。“团”由指小衍生出昵称或蔑称的感情色彩,这符合一般小称词的发展,由指小到示爱。

宁德方言的“团”尾词,“团”不论意义虚实,作为小称后缀的读音都保持独立音节,并不轻读,更没有和前音节形成合音,也符合宁德方言一般的连读变调规律和声母类化规律。“团”尾词数量很多,至今仍是一个能产的小称后缀。但主要是在名词的范畴内,“团”是名词性后缀,附在谓词性词语后面,构成的是名词。例如:

客遛玩儿(动词)	——客遛团花花公子(名词)	剃头(动词)	——剃头团剃头匠(名词)
败家(动词)	——败家团败家子(名词)	矮(形容词)	——矮团矮子(名词)
乖(形容词)	——乖团滑头的人(名词)	死(动词)	——死团臭小子(名词)

宁德方言“团”的小称后缀用法与闽东的福州、福清方言大致相同,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福州、福清方言的“团”可以附在重叠式词根之后构成“XX团”式,如:盘盘团小盘儿、桶桶团小桶儿;还可以构成“X团团”式,如:依团团小木偶人、鸭团团鸭雏。宁德方言的“团”没有这两种用法。一是词形相同的“团”尾词,在不同的方言中表示的词汇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这当然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是正常的现象。例如:“菜团”,宁德指小白菜,福清指萝卜干儿;“糖团”,宁德指麦芽糖,福州指糖果。

2.2 “子”在宁德方言中有文白两读,文读[tsuɿ],表示“儿子”,主要来自书面语。例如:子女、独子、男子、子宫、种子、甲子等。“子”的白读音为[tsiɿ],构成的“子”尾词有:

①“子”表示动物的幼子,即“卵”:鱼子鱼卵、虾子虾卵、细母子虱子的卵、□ t^heq1子产卵。

②“子”表示植物的种子:瓜子、菜子蔬菜的种子、莲子、榛子。

③“子”表示“粒状物”:钱子铜板、蒜头子蒜瓣、豆子去壳儿的毛豆、□ kau1子骰子、腰子动物的肾脏、麻雀子麻将牌儿、胫脖子睾丸。

④“子”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只是名词后缀:头子头部、冻子冻疮、日子、骨子骨架、哨子、果子水果的总称、篾子削成薄状的竹片,旧时在厕所中当草纸用。

宁德方言中,由“子”的文读音构成的词来自于书面语,口语中少用。由白读音构成的“子”尾词数量较少,“子”由表示动物的卵→植物的种子→粒状的事物→名词后缀,语义由实到虚,主要的作用也是指小,但没有产生小称的附加义。

2.3 “团”和“子”是宁德方言的名词性小称后缀,“团”是方言的自源成分,能产性强,构成的词例很多。“子”的能产性远不如“团”,构成的词例少,有不少词的意义与官话区的没有什么区别,例如:瓜子、莲子、榛子、日子、哨子,像是直接从官话区吸收进入方言的。真正具有方言特色的“子”尾词似乎只有“篾子、冻子、钱子”等少数的词例。与同属闽东方言福州话的小称后缀相似,宁德方言“子”尾在方言自源成分“团”的压迫下,作为小称后缀已失去活力,“团”是宁

德方言主要的小称后缀。陈泽平(2011:95)认为“子尾显然是福州方言渐次接受强势方言影响的结果,属于不同的词汇历史层次”。宁德方言的情况也类似。

宁德方言中还能找到少数几个词根相同的“子”尾词和“团”尾词,意义上有区别,例如:

算盘子 算盘珠子或指人的脊椎	算盘团 小算盘	豆子 去壳儿的毛豆	豆团 豆腐脑儿
诸满子 处女	诸满团 小女孩	菜子 蔬菜的种子	菜团 小白菜
麻雀子 麻将牌儿	麻雀团 赌资小的麻将	鱼子 鱼卵	鱼团 小鱼

宁德方言“团”尾和“子”尾在虚化过程中语音都没有发生变化。

叁 宁德方言小称变调

3.1 宁德方言小称变调有两种。一种是高平调,给人的感觉是特别高,是一个超高的高平调,记作 ɿ,例如:姨 eiɿ > eiɿ (本调和小称变调之间用“>”号)。另一个小称变调是高降调,调头起点比上声和阳去调都高,记作 [ʌ]51,例如:舅 kouɿ > kou ʌ。

宁德方言的这两个小称调都超出了单字调的音高范围,没有融入单字调系统。高平调是主要的小称调,出现频率高;高降调是次要的小称调,出现频率低。小称变调的主要规律是:原调为阴平调[ɿ]334、阳平调[ɿ]11 的变为高平调,原调为上声调[ʌ]41、阳去调[ʌ]411 的变为高降调。原调为阴去调[ɿ]35、阴入调[ɿ]23 和阳入调[ɿ]54 的极少通过这种方式构成小称调,只有个别的人名例外,如作为人名的灿 tsʰaŋɿ > tsʰaŋ ʌ,北 poekɿ > poek ʌ。因此,宁德方言的小称变调,单字调的调型是决定小称调的条件:单字调调型为平调,小称调变为高平调;单字调调型为降调,小称调变为高降调。即在原调型的基础上夸张地提高调值幅度上限。

3.2 宁德方言的小称调主要用于人名、亲属称谓词和儿童语体中,表示亲昵、亲热。

①人名的变调在宁德方言中普遍存在。在非正式场合,单叫人名末字,与本调相比,小称变调的叫法显得亲昵、亲热。下面是常见的有小称调的人名:

峰 xuŋɿ > xuŋ ɿ	忠 tyŋɿ > tyŋ ɿ	莺 eŋɿ > eŋ ɿ
芳 xouŋɿ > xouŋ ɿ	斌 piŋɿ > piŋ ɿ	英 ɿ > iŋ ɿ
康 kʰouŋɿ > kʰouŋ ɿ	春 tsʰuŋɿ > tsʰuŋ ɿ	丹 taŋɿ > taŋ ɿ
金 kiŋɿ > kiŋ ɿ	明 meŋɿ > meŋ ɿ	玲 leŋɿ > leŋ ɿ
鸾 luouŋɿ > luouŋ ɿ	元 ŋuŋɿ > ŋuŋ ɿ	琪 keiɿ > kei ɿ
仁 eŋɿ > eŋ ɿ	辉 xuiɿ > xui ɿ	秋 tsʰiuɿ > tsʰiu ɿ
东 tuŋɿ > tuŋ ɿ	华 xuoɿ > xuo ɿ	涛 tʰɔɿ > tʰɔ ɿ

高平调是主要的小称调,在人名叫法上用得相当普遍。高降调用得较少。收集到的有:

满 maŋɿ > maŋ ʌ	亮 lyŋɿ > lyŋ ʌ	裕 øyɿ > øy ʌ
敏 miŋɿ > miŋ ʌ	娥 ŋɔɿ > ŋɔ ʌ	

其中,“娥”的变调当属例外。就我们收集到的语料看,人名中有小称调用法的很多是阳声韵的人名,阴声韵的人名有小称调用法的较少,入声韵的更少。

②有些亲属称谓词有小称调。例如:

姨 eiɿ > ei ɿ	翁爷爷 œŋɿ > œŋ ɿ	公叔公 kuŋɿ > kuŋ ɿ
哥 kɔɿ > ɔ ɿ	姊妹 tsiɿ > i ʌ	舅 kouɿ > kou ʌ
妯娌妈 keŋɿ > keŋ ʌ	丈姑父、姨夫 tyŋɿ > tyŋ ʌ	

宁德方言小称调是纯变调型的小称调,声母和韵母不变,只是声调发生变化。高平调是主要的小称调,高降调是次要的。例外的是“哥”和“姊”,小称音为零声母,更显得亲热、娇昵。

宁德方言小称调适用范围较窄,只用于人名、亲属称谓词和儿童语体中,表示亲热、亲昵。小称调的用法似乎应该是从儿语开始扩展到成人语言的。人名的小称用法总是先对幼儿开始,称呼孩童时使用小称调。语言中的昵称是从示爱中发展出来的,所以人名的小称调先从长辈对晚辈的爱称开始,延伸到平辈之间。宁德方言中有小称调说法的亲属称谓词多用于对长辈的称谓或平辈中比自己年龄大的,成年人特别是年长者中并不常用,多在儿童语体中或成人与儿童交流模仿儿童说话时使用,含有娇昵的附加色彩。宁德方言小称调的用法似乎可以印证朱晓农(2004:205)关于小称调起源于儿语的假说,即“小称调可能是在把儿语移植到成人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

肆 小称后缀和小称变调的关系

4.1 宁德方言的小称后缀主要是“囡”,它通过词义的引申和发展以及指称对象的不断扩展,实现了由实到虚的演变,大体上反映出“囡”的虚化过程。“囡”最主要的作用是称小表少,这在“囡”表示较为实在意义的词根阶段很明显(其①、②、③、④类用法),即使在意义较为虚化的阶段(其⑤、⑦类用法),“囡”作为构词语素,使词根意义由泛指转向特指,以及“囡”作为不表实在意义,只是单纯性名词后缀的阶段,构成的“囡”尾词主要还是称小表少的。当“囡”由名词的范畴扩展到数量词时(用法⑧),“囡”的作用还是表示短时少量。这说明“囡”在宁德方言中作为小称后缀,最主要的功能是“指小”。只有当“囡”附在人名或国名、职业名等后面表示昵称或蔑称时(用法⑥),“指小”的功能不太明显,才衍生出了表示喜爱、亲昵或厌恶的附加义。而“子”尾主要是表小。小称调在人名、亲属称谓词及儿童语言中使用,主要的作用是表达亲热、亲昵的感情色彩。可以说,宁德方言中小称后缀“囡”、“子”和小称变调在语法功能上各有分工,相互协调,互补分布,应该是方言内部自我协调发展的结果。

4.2 宁德方言中小称后缀“囡”和小称变调还可以叠加使用,出现在“人名+囡”和“人名+亲属称谓词”的用法上。人名的最后一个音节如果有小称调,可以与小称后缀“囡”叠加,也可以与有小称调的亲属称谓词叠加。例如:英囡 iŋɿ ɲiaŋɿ | 峰囡 xuŋɿ ɲiaŋɿ | 琪姨 keiɿ eiɿ | 明舅 meŋɿ kouɿ。

宁德方言中,“人名+囡”的用法,“囡”的“指小”功能不太明显,主要表示亲昵的感情色彩。小称变调的主要功能是表示亲昵的感情色彩,当小称后缀和小称变调表示的意义相同时,在同一种方言里产生叠加是可以理解的。人名和称谓词同时用小称变调更显亲热、娇昵。

闽语中大田方言有“变韵、变调、加缀”三种不同形式的小称用法。曹逢甫、刘秀雪(2008:644)指出:“就小称词尾的活跃度与能产度来看,囡[kɿɿ]以及变调[ɿ]153,在大田的能产度仍相当高,变韵相对较少;而且小称变韵没有脱离小称变调而单独存在的例子,所以,大田方言的囡[kɿɿ]及变调[ɿ]153,各自具有独立的小称语法功能,而变韵就现今方言使用者而言,只是冗赘的残余形式,不具有能产性与独立语法功能”。邵慧君、甘于恩(2002:279)指出:“大田话的小称变音的主要功能是辨别语义(引申)和附加感情色彩,‘囡’尾则表示所称事物形体小”。可见大田方言的小称形式之间是各有分工的。宁德方言是闽语中较为少见的有小称变调用法的方言,其小称后缀和小称变调的语法功能也是各有分工的。

伍 结语

闽语中的小称音变并不多见,李如龙(2002:31)指出:“小称音变在吴语普遍存在,闽语较少见(仅见于闽南、闽中交界处)”。在南部吴语的许多方言中,变调是小称的重要手段之一。宁德方言的小称调与浙江南部吴语的纯变调型的小称调很相似。曹志耘(2001:36)指出:“汤

溪方言的小称变调既有分变式,也有合变式。分变式小称变调总是和鼻尾共存使用,合变式小称变调有时也和鼻尾共存使用,但多数时候作为唯一的小称手段单独使用,是一种纯粹的变调型小称。汤溪方言的合变式小称变调不管本音的单字调是什么调类,一律读作高平调[r]55”。而且“变调型小称词以称谓、人名居多”。曹志耘(2001:42)还指出南部吴语有的方言,“由于受到声母清浊、韵母舒入等因素的制约,还会留下两个小称调(如云和),或者是以一个小称调为主,另一个小称调还在很有限的范围内继续使用(如庆元)”。

江西部分地区,如属于赣语的江西乐安县万崇话,也有同类的小称变调用法,参见邵慧君、万小梅(2006)。

宁德方言小称调用法在闽语中显得特别,但闽语与吴语关系密切,已是方言界的共识。地处闽东北部的宁德,地理上与南部吴语区最接近,其相似的小称变调的用法,是有其共同来源,还是方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李如龙 2007 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龙 2002 论闽语与吴语、客赣语的关系,丁邦新、张双庆《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陈泽平 2011 福州话的小称后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曹逢甫、刘秀雪 2008 闽语小称词语法化研究——语义与语音形式的对应性,《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
- 朱晓农 2004 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释,《当代语言学》第3期
- 邵慧君、甘于恩 2002 闽语小称类型研究,丁邦新、张双庆《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曹志耘 2001 南部吴语的小称,《语言研究》第3期
- 邵慧君、万小梅 2006 江西乐安县万崇话的小称变调,《方言》第4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The Diminutive Suffixes and the Diminutive Tone Sandhi in Ningde Dialect, Fujian Province

CHEN Libi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diminutive suffixes in Ningde dialect. [kianɿ] 团 is connatural, which is remains as a productive diminutive suffix denoting general smallness. [tsiɿ] 子 is from certain predominant dialects, which is no longer active as a diminutive suffix under the shadow of [kianɿ].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iminutive tone sandhi involved, high-level and high-falling respectively, which are mainly used for names, kinship terms and in children language. The tone sandhi rule is to exaggerate the upper limit of the tone pitch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tone pattern to show familiarity and affection. The diminutive suffixes and the diminutive tone sandhi in Ningde dialect have a division of labor in terms of function.

Key words Ningde dialect, Min group, diminutive suffixes, [kianɿ] 团, [tsiɿ] 子, diminutive tone sandhi